

資治通鑑今註卷第七十六

司馬光編集
林瑞翰註

魏紀八 起昭陽作噩歲次，凡三年（癸酉至乙亥，西元二五三至二五五年）。

邵陵厲公下

嘉平五年 蜀延熙十六年，吳建興二年，西元二五三年。

（一）春，正月，朔，蜀大將軍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^①，郭循^②在坐，禕歡飲沈醉，循起刺禕，殺之。禕資性汎愛^③，不疑於人。越嶲太守張嶷嘗以書戒之曰：「昔岑彭率師，來歙杖節，咸見害於刺客^④。今明將軍位尊權重，待信新附太過，宜鑒前事，少以爲警。」禕不從，故及禍。詔追封郭循爲長樂鄉侯，使其子襲爵。

（二）王昶、毋丘儉聞東軍敗^⑤，各燒屯走。朝議欲貶黜諸將，大將軍師曰：「我不聽公休^⑥，以至於此，此我過也，諸將何罪？」悉宥之。師弟安東將軍昭時爲監軍，唯削昭爵而已。以諸葛誕爲鎮南將軍，都督豫州；毋丘儉爲鎮東將軍，都督揚州。

是歲，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并州并力討胡，師從之。未集而新興、雁門二郡胡以遠役，遂驚反^⑦。師又謝朝士曰：「此我過也，非陳雍州之責。」是以人皆愧悅^⑧。

習鑿齒論曰：「司馬大將軍引二敗^①，以爲已過，過消而業隆，可謂智矣。若乃諱敗推過，歸咎萬物，常執其功而隱其喪，上下離心，賢愚解體，謬之甚矣！君人者苟統斯理以御國，行失而名揚，兵挫而戰勝^②，雖百敗可也，況於再乎？」

（三）光祿大夫張緝言於師曰：「恪雖克捷，見誅不久。」師曰：「何故？」緝曰：「威震其主，功蓋一國，求不死得乎？」^③

（四）二月，吳軍還自東興。進封太傅恪陽都侯，加荆揚州牧，督中外諸軍事。恪遂有輕敵之心，復欲出軍。諸大臣以爲數出罷^④勞，同辭諫恪，恪不聽。中散大夫^⑤蔣延固爭，恪命扶出。因著論以諭衆曰：「凡敵國欲相吞，卽仇讎欲相除也。有讎而長之^⑥，禍不在已，則在後人，不可不爲遠慮也。昔秦但得關西^⑦耳，尙以并吞六國。今以魏比古之秦，土地數倍，以吳與蜀比古六國，不能半也。然今所以能敵之者，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，而後生者未及長大，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^⑧，加司馬懿先誅王淩，續自隕斃^⑨，其子幼弱，而專彼大任，雖有智計之士，未得施用^⑩，當今伐之，是其厄會。聖人急於趨時，誠謂今日。若順衆人之情，懷偷安之計，以爲長江之險，可以傳世^⑪，不論魏之終始，而以今日遂輕其後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！」^⑫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尙貧，欲務閑

息，此不知慮其大危，而愛其小勤者也。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，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，空出攻楚，身被創痍^⑤，介冑生蟣蝨，將士厭困苦，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？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！每鑒荊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，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，未嘗不喟然歎息也^⑥。夙夜反側，所慮如此，故聊愚言，以達一二君子之末。若一朝隕沒，志畫不立，貴令來世知我所憂，可思於後耳！」衆人雖皆心以爲不可，然莫敢復難^⑦。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，以書諫恪曰：「大行皇帝^⑧本有退東關之計，計未施行，寇遠自送^⑨。將士憑賴威德，出身用命，一旦有非常之功，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？宜且案兵養銳^⑩，觀釁而動。今乘此勢，欲復大出，天時未可。而苟任盛意，私心以爲不安。」恪題論^⑪後，爲書答友曰：「足下雖有自然之理，然未見大數^⑫。熟省此論，可以開悟矣！」

滕胤謂恪曰：「君受伊霍之託，入安本朝，出摧彊敵，名聲振於海內，天下莫不震動，萬姓之心，冀得蒙君而息。今猥以勞役之後，興師出征^⑬，民疲力屈，遠主有備^⑭，若攻城不克，野略無獲，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。不如案甲息師，觀隙而動。且兵者大事^⑮，事以衆濟。衆苟不悅，君獨安之？」恪曰：「諸云不可，皆不見計筭，懷居苟安者

也，而子復以爲然，吾何望乎？夫以曹芳闇劣，而政在私門，彼之民臣，固有離心。今吾因國家之資，藉戰勝之威，則何往而不克哉？」

三月，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入寇，以滕胤爲都下督，掌統留事。

（五）夏，四月，大赦。

（六）漢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，兼負其才武，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，謂自隴以西，可斷而有。每欲興軍大舉，費禕常裁制不從，與其兵不過萬人，曰：「吾等不如丞相，亦已遠矣！丞相猶不能定中夏，況吾等乎？不如且保國治民，謹守社稷，如其功業，以俟能者。無爲希冀微倖，決成敗於一舉，若不如志，悔之無及。」及禕死，維得行其志，乃將數萬人出石營，圍狄道。

（七）吳諸葛恪入寇淮南，驅略民人。諸將或謂恪曰：「今引軍深入，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，恐兵勞而功少，不如止圍新城。新城困，救必至，至而圖之，乃可大獲。」恪從其計。五月，還軍圍新城。詔太尉司馬孚督軍二十萬往赴之。

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：「今東西有事，二方皆急。而諸將意沮，若之何？」松曰：「昔周亞夫堅壁昌邑，而吳楚自敗。事有似弱而彊，不可不察也。今恪悉其銳衆，足以

肆暴，而坐守新城[㊦]，欲以致一戰[㊧]耳！若攻城不拔，請戰不可，師老衆疲，勢將自走。諸將之不徑進，乃公之利也！姜維有重兵而縣軍[㊨]應恪，投食我麥[㊩]，非深根之寇[㊪]也，且謂我并力於東，西方必虛，是以徑進。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，出其不意，殆將走矣！」師曰：「善。」乃使郭淮、陳泰悉關中之衆，解狄道之圍；敕毋丘儉案兵自守，以新城委吳[㊫]。

陳泰進至洛門[㊬]，姜維糧盡退還。

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，吳人攻之連月，城中兵合三千人，疾病戰死者過半，而恪起土山急攻，城將陷，不可護。特乃謂吳人曰：「今我無心復戰也。然魏灊，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，雖降，家不坐[㊭]。自受敵以來，已九十餘日矣。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，戰死者已過半，城雖陷，尙有半人不欲降，我當還爲相語，條別善惡，明日早送名，且以我印綬去爲信。」乃投其印綬與之，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。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柵，補其缺爲二重。明日，謂吳人曰：「我但有鬪死耳！」吳人大怒，進攻之，不能拔。會大暑，吳士疲勞，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太半，死傷塗地。諸營吏日白病者多，恪以爲詐，欲斬之，自是莫敢言。

恪內惟^①失計，而恥城不下，忿形于色。將軍朱異以軍事迂^②恪，恪立奮其兵，斥還建業。都尉蔡林數陳軍計，恪不能用，策馬來韓。諸將同知吳兵已疲，乃進救兵。

秋，七月，恪引軍去，士卒傷病，流曳^③道路，或頓仆^④坑塹^⑤，或見略獲^⑥，存亡哀痛，大小嗟呼，而恪晏然自若。出住江渚^⑦。一月，圖起田於潯陽^⑧。詔召相銜^⑨，徐乃旋師，由是衆庶失望，怨讟^⑩興矣！

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：「孫權已沒，大臣未附，吳名宗大族，皆有部曲，阻兵仗勢，足以違命。諸葛恪新秉國政，而內無其主。不念撫恤上下，以立根基，競於外事，虛用其民，悉國之衆，頓於堅城，死者萬數，載禍而歸，此恪獲罪之日也。昔子胥、吳起、商鞅、樂毅皆見任時君；主沒猶敗^⑪，況恪才非四賢，而不慮大患，其亡可待也！」八月，吳軍還建業。諸葛恪陳兵導從，歸入府館^⑫。卽召中書令孫嘿，厲聲謂曰：「卿等何敢數妄作詔^⑬！」嘿惶懼辭出，因病還家。

恪征行之後，曹^⑭所奏署令長職司，一更罷選^⑮，愈治威嚴，多所罪責，當進見者無不竦息^⑯。又改易宿衛，用其親近，復敕兵嚴^⑰，欲向青、徐。孫峻因民之多怨，衆之所嫌，構^⑱恪於吳主，云欲爲變。冬，十月，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。恪將入之夜，精爽

擾動^⑤，通夕不寐；又家數有妖怪^⑥，恪疑之。旦日，駐車宮門。峻已伏兵於帷中，恐恪不時入事泄，乃自出見恪曰：「使君若尊體不安，自可須後^⑦，峻當具白主上。」欲以嘗^⑧知恪意。恪曰：「當自力入^⑨。」散騎常侍張約、朱恩等密書與恪曰：「今日張設非常，疑有他故。」恪以書示滕胤，胤勸恪還，恪曰：「兒輩何能爲？正恐因酒食中人耳！」

〔考異〕恪傳曰：「恪省張約等書而去，未出路門，逢太常滕胤。恪曰：『卒腹痛不任入。』胤不知峻陰計，謂恪曰：『君自行旋，未見上。』今上置酒諸君，君已至門，宜當力進。」恪躊躇而還。」孫盛以爲然，

恪入，劔履上殿，進謝還坐。設酒，恪疑未飲。孫峻曰：「使君病未善平^⑩，有常服藥酒，可取之。」恪意乃安，別飲所齎。酒數行，吳主還內。峻起如廁，解長衣，著短服，出曰：「有詔收諸葛恪。」恪驚起，拔劔未得，而峻刀交下。張約從旁斫峻，裁傷左手，峻手應斫，約斷右臂。武衛之士^⑪皆趨上殿，峻曰：「所取者恪也，今已死。」悉令復刃^⑫，乃除地更飲。恪二子竦、建聞難，載其母欲來奔，峻使人追殺之。以葦席裹恪尸，蔑束壽，投之石子岡^⑬。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、孫壹軍^⑭殺恪弟奮威將軍融於公安，及其三子。恪外甥都鄉侯張震、常侍朱恩皆夷三族。

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：「震雷電激，不崇一朝^⑮，大風衝發，希有極日；然猶繼之以雲雨，因以潤物。是則天地之威，不可經日浹辱^⑯；帝王之怒，不宜訖情盡意^⑰。臣以

狂愚，不知忌諱，敢冒破滅之罪^①，以邀風雨之會。伏念故太傅諸葛恪，罪積惡盈，自致夷滅，父子三首，梟市積日，觀者數萬，冒聲成風，國之大刑，無所不震，長老孩幼，無不畢見。人情之於品物^②，樂極則哀生。見恪貴盛，世莫與貳^③，身處台輔，中間歷年，今之誅夷，無異禽獸，觀訖情反，能不慚然！^④且已死之人，與土壤同域，鑿掘斫刺，無所復加。願聖朝稽則乾坤^⑤，怒不極旬，使其鄉邑若故吏民，收以士伍^⑥之服，惠以三寸之棺^⑦。昔項籍受殯葬之施^⑧，韓信獲收斂之恩^⑨，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。惟陛下敦三皇之仁^⑩，垂哀矜之心，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，復受不已之恩，於以揚聲遐方，沮勸天下，豈不大哉！昔欒布矯命彭越^⑪，臣竊恨之。不先請主上，而專名以肆情，其得不誅，實爲幸耳！今臣不敢章宣愚情，以露天恩，謹伏手書，冒昧陳聞^⑫，乞聖明哀察。」於是吳主及孫峻聽恪故吏斂葬。

初，恪少有盛名，大帝深器重之，而恪父瑾常以爲戚^⑬，曰：「非保家之主也。」父友奮威將軍張承亦以爲恪必敗諸葛氏。陸遜嘗謂恪曰：「在我前者，吾必奉之同升，在我下者，則扶接之。今觀君氣陵其上、意蔑^⑭乎下，非安德之基也！」

漢侍中諸葛瞻，亮之子也。恪再攻淮南^⑮，越嶲太守張嶷與瞻書曰：「東主^⑯初崩，帝

⑤實幼弱。太傅①受寄託之重，亦何容易？親有周公之才，猶有管、蔡流言之變②，霍光受任，有燕、蓋、上官逆亂之謀③。賴成、昭④之明，以免斯難耳！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，不任下人，又今以垂沒之命，卒⑤召太傅屬以後事，誠實可慮；加吳楚剽急，乃昔所記⑥，而太傅離少主，履敵庭，恐非良計長筭也！雖云東家⑦網紀肅然，上下輯睦，百有一失，非明者之慮也。取古則今，今則古也⑧。自非郎君⑨進忠言於太傅，誰復有盡言者邪？旋軍廣農，務行德惠，數年之中，東西竝舉，實爲不晚，願深探索。」恪果以此敗。

吳羣臣共議上奏推孫峻爲太尉，滕胤爲司徒。有媚峻者言曰：「萬機宜在公族，若承嗣⑩爲亞公⑪，聲名素重，衆心所附，不可量也！」乃表峻爲丞相大將軍，督中外諸軍事；又不置御史大夫，由是士人失望。⑫

滕胤女爲恪子竦妻，胤以此辭位。孫峻曰：「鯀、禹罪不相及⑬。滕侯何爲？」峻與胤雖內不沾洽⑭，而外相包容，進胤爵高密侯，共事如前。

齊王奮聞諸葛恪誅，下住蕪湖，欲至建業觀變。傳相謝慈等諫，奮殺之，坐廢爲庶人，徙章安⑮。

南陽王和妃張氏，諸葛恪之甥也。先是恪有遷都之意，使治武昌宮，民間或言恪欲迎和立之。及恪被誅，丞相峻因此奪和璽綬^④，徙新都，又遣使者追賜死。

初，和妾何氏生子皓，諸姬子德、謙、俊。和將死，與張妃別。妃曰：「吉凶當相隨，終不獨生。」亦自殺。何姬曰：「若皆從死，誰當字孤？」遂撫育皓及其三弟，皆賴以獲全。

【註】

①蜀大將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：禕還屯漢壽見上卷嘉平三年十二月。漢壽卽漢之葭萌。

②郭脩：循當作

脩，下同。解詳上卷上年註第五十七。

③汎愛：汎亦作汜。廣雅釋言：「汎，博也。」說文：「汜，濫也。」

意卽無所不愛。

④昔岑彭率師，來歙杖節，咸見害於刺客：二事俱見卷四十二漢光武建武十一年。

⑤

王昶、毋丘儉聞東軍敗：按劉志齊王芳紀、諸葛誕傳及吳志諸葛恪傳，嘉平四年十二月，恪破魏諸葛誕、胡遵之軍於東關。胡三省曰：「時三道伐吳，東關最在東，故曰東軍。」

⑥公休：諸葛誕字。

⑦雍州刺史陳

泰求敕并州并力討胡至而新興、雁門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：胡三省曰：「雍州在并州西南，而雁門、新興二郡，并州北部也，其道里相去遠。漢末，曹公集塞下荒地爲新興郡。」宋白曰：「曹公立新興郡於樓煩。」按新興郡統有今山西省西北部地。郡治卽今「山西省忻縣。又按魏志齊王芳紀裴註引漢晉春秋，討胡作討恪，惟紹熙本作討

胡，當係通鑑所本。按新興、鷹門二郡近塞，去胡不遠，以討胡爲遠役，似非；而二郡去吳遠，以討吳爲遠役則是；且是時北方無事，亦不宜有伐胡之役。疑討胡本作討恪，宋時已誤恪爲胡，其後又改胡爲恪，通鑑據宋本作胡，因有此誤。

①是以人皆愧悅：胡三省曰：「司馬師承父懿之後，大臣未附，引咎責躬，所以愧服天下之心而固其權耳！」

②二敗：胡三省曰：「謂東關師敗及并州胡反也。」

於天下，兵雖挫而猶勝也。

③行失而名揚，兵挫而戰勝：言小失行正所以揚大名

緝料恪雖中，緝亦卒爲師所殺。師方專政，忌才智而疾異已，況以緝而耀明於師乎？」師殺緝事見下正始元年。耀明，謂眩耀其明料之智。

④罷：讀曰疲。

⑤中散大夫：續漢志曰：「中散大夫，秩六百石。」漢

官曰：「秩比二千石。」續漢志曰：「凡大夫議郎，皆掌顧問應對，無常事。」

⑥有讎而長之：左傳僖公

三十三年晉先軫曰：「墮軍實而長寇讎。」

⑦關西：謂函谷關以西。

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：

胡三省論曰：「是時魏興三十餘年，生聚教訓，精兵良將，分鎮方面，諸葛、蔣、費、陸遜、朱然相繼凋謝，吳蜀蓋小懦矣，恪不能兢懼以保勝，恃一戰之捷，遽謂魏人爲衰少未盛之時，其輕敵甚矣！」

⑨司馬懿先誅

王凌，續自隕斃：事見上卷嘉平三年。

⑩其子幼弱，而專彼大任，雖有智計之士，未得施用：胡三省曰：

「既以司馬師爲幼弱，又謂其未能用人，茲可謂不善料敵者矣！」

⑪傳世：謂傳世而守。

⑫不論魏之

終始，而以今日遂輕其後，吾所以長歎息者也：以今日而輕其後者，謂以魏國今日之衰少而遂輕度其後亦將如今日之衰少。胡三省曰：「恪自謂其才足以辦魏，不欲以賊遺憂後人也。」

⑬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至空

出攻楚，身被創痍：漢祖卽漢高祖。事見漢高帝紀。

⑤亦鑒荊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，近見家叔父表陳

與賊爭競之計，未嘗不喟然歎息也：荊邯語見卷四十二漢光武建武六年，家叔父謂蜀相諸葛亮，亮表見卷七十一

魏明帝太和二年。何焯曰：「元遜但知忠武頻煩出師，而不規其務農殖穀，閉關息民三年而後南征，還師之後，

又畜力一年，乃屯漢中，其明年始攻祁山耳！」元遜，諸葛恪字，忠武謂諸葛武侯，當古蓄字。

⑥難：詰難

。 ⑦大行皇帝：胡三省曰：「吳王之喪未踰年，故稱之爲大行皇帝。」

⑧寇遠自送：胡三省曰：「

謂魏兵遠來而自送死也。」

⑨案兵養銳：抑兵鋒以養銳氣。

⑩論：卽恪前所著以喻衆之論。

⑪大數：胡三省曰：「謂勝負存亡之大數也。」

⑫今猥以勞役之後，興師出征：胡三省曰：「勞役謂內有

山陵營作，外有東關之師也。」猥，倉猝之義，註已見前。言今於勞役之後，未經休息，倉猝間復興師出征。

⑬還主有備：左傳僖公三十二年秦大夫蹇叔諫穆公曰：「勞師以襲遠，師勞力屈，遠主有備。」言敵國之主，以逸待勞，得從容以爲備。

⑭兵者大事：左傳成公十三年曰：「國之大事，在祀與戎。」

⑮君獨安之：

之，往也。言衆皆不願出征，君獨將安往？

⑯閹劣：猶曰閹弱。言其生性愚昧而懦弱。

⑰私門：謂

司馬氏。

⑱三月，恪發州郡二十萬復入寇：漢晉春秋曰：「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曰：『古人

有言，聖人不能爲時，時至亦不可失也。今敵政在私門，外內猜隔，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，自曹操以來，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。若大舉伐之，使吳攻其東，漢入其西，彼救西則東虛，重東則西輕，以練實之軍，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！』維從之。」

⑲漢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：維本天水翼人，故自以爲習練西土風俗。

⑳才武

：才幹武略。

㉑丞相：謂諸葛亮。

㉒如其功業：保守其功業使如丞相在世之時。

㉓及禪死，維

得行其志：胡三省曰：「費禕死，蜀諸臣皆出維下，故不能裁制之。」出維下者，言蜀諸臣位望才武，皆不及維。

○石營：胡三省曰：「石營在董亭西南，維蓋自武都出石營也。」其地在今甘肅省西和縣西北。

○狄道：狄道縣屬隴西郡，故城在今甘肅省臨洮縣西南。

○可大獲：胡三省曰：「此即諸葛誕言於司馬師之計也。」按諸葛恪築城於東興，誕言於師曰：「今因吳內侵，使文

舒逼江陵，仲恭向武昌，以罷吳之上流，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，比救至，可大獲也。」其意正同，見上卷上年。

○新城，即合肥新城，見魏志齊王芳紀。

○今東西有事，二方皆急：時吳攻淮南，而蜀攻隴西。

○昔

周匝夫堅壁昌邑，而吳楚自敗：事見卷十六漢景帝三年。

○坐守新城：謂圍困新城而不去。

○致一戰

：胡三省曰：「致者，猶古所謂致師也。」謂誘致敵師以求一戰。

○縣軍：縣讀曰懸。孤軍深入曰縣軍。

○投食我麥：謂維縣軍深入，後無轉餉，蓋欲資魏方之麥以充軍食耳！

○非深根之寇：軍無餉饋，不能久

持，故曰非深根之寇。

○以新城委吳：蓋令儉固守合肥舊城，而棄新城於吳軍。

○洛門：胡三省曰：

「即天水冀縣洛門聚。」

○雖降，家不坐：胡三省曰：「言雖身降而家不坐罪也。」

○惟：思惟。

○迂：逆也。亦作忤。

○流曳：流者，流離散佚；曳者，相牽引而行；蓋羸困不能自振之狀。

○頓

仆：頓頓陪仆。

○堅：溝渠。

○或見略獲：或爲魏人刼略俘獲。

○渚：水中小洲。

○

潯陽：北宋本吳志諸葛恪傳作尋陽。即漢潯陽縣故地，故城在今湖北省黃梅縣北，位大江之北。

○詔召相

衡：胡三省曰：「言召命相繼也。舟行以舳艫不絕爲相衡，陸行以馬首尾相接爲相衡。」

○怨讟：猶言怨謗

。胡三省曰：「痛怨而謗曰讟。」

○昔子胥、吳起、商鞅、樂毅皆見任時君，主沒猶敗：伍子胥見任於吳

王闔閭，闔閭死，夫不能用其言而殺之，盛以鴟鵂而沈之於江。吳起事見卷一周安王二十一年，商鞅事見卷二周顯王三十一年，樂毅事見卷四周赧王三十六年。

② 況格才非四賢，而不慮大患，其亡可待也；四賢謂子胥、吳起、商鞅、樂毅。以四賢之才，猶不能終保其身，況格才不及此四人而無遠慮，其必敗無疑。胡三省曰：「張緝、鄧艾皆料諸葛恪必誅，緝死而艾存者，緝附李豐而艾爲師用也。然艾不死於師而死於昭者，功名之際難居，重以鍾會之構間也。」構間，謂構成間隙。

曰：「怒其數作詔召之也。」

③ 曹：胡三省曰：「選曹也。」

④ 一更罷選：謂一切罷免而更選之也。

吳志諸葛恪傳作「一罷更選」，文意較明。

⑤ 竦息：竦懼喘恐。

⑥ 復敕兵嚴：復戒兵士使治嚴，

如欲興師狀。

⑦ 構：構間。

⑧ 精爽擾動：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產曰：「人生始化曰魄，既生魄，陽曰魂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，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。」疏云：「精亦神也，爽亦明也，精是神之未著，爽是明之未昭。」

言權勢重，用物多，養此精爽，至於於神明也。」擾動，言不安寧。

⑨ 又家數有妖怪：吳志諸葛恪傳云

：「恪將盟漱，聞水腥臭，傳者授衣，衣服亦臭。恪怪其故，易衣易水，其臭如初，意惆悵不悅。嚴畢，趨出，大衡引其衣，恪曰：『大不欲我行乎？』還，坐頃刻，乃復起，犬又銜其衣，恪令從者逐犬，遂升車。」

須後：須，待也；言待後日入覲。

⑩ 嘗：探試。

⑪ 力入：言強自振作以入覲吳主。

⑫ 病未善

平：平，平復。病未善平，猶言病未全癒。

⑬ 武衛之士：胡三省曰：「武衛之士，武衛將軍領之。」

⑭ 悉令復奴：胡三省曰：「令內奴於輅也。」內與納同。

⑮ 以葦席裹恪尸，葦束著，投之石子岡：吳錄曰

：「恪時年五十一。」胡三省曰：「吳主權托孤時，通吳國上下皆以恪爲有才，而峻薦之，峻本無殺恪之心也，

格死於峻手，其罪在恪。」王應麟曰：「楚莫敖狃於蒲騷之役，將自用也；諸葛恪東關之勝，亦以此敗，其失在於自用。」吳志諸葛恪傳云：「建業南有長陵，名曰石子岡，葬者依焉！茂，竹皮。」

③ 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續、孫豐軍：胡三省曰：「施續時在江陵，孫豐時在夏口。」就者，謂以續、豐之軍以取融。融時鎮公安，攝父兵，孫峻恐其拒命，故命寬就江陵、夏口之兵取之。

④ 鄭箋云：「崇，終也。」崇朝即終朝。

⑤ 浹辰：一周曰浹，周子亥十二辰曰浹辰，即一日也。

情盡意：訖亦盡也。

⑥ 破滅之罪：胡三省曰：「謂破家滅身之罪。」

⑦ 品物：胡三省曰：「品，衆也。」

，庶也。」即衆物，庶物。

⑧ 莫與貳：莫敢與比。

⑨ 慄然：慘痛貌。

⑩ 稽則乾坤：胡三省曰：「

稽，考也；則，法也，」乾爲天，坤爲地，言取法於天地。

⑪ 士伍：漢書景帝紀：「奪爵爲士伍，免之。」

顏師古曰：「謂奪其爵令爲士伍，又免其官職。謂士伍者，言從士卒之伍也。」

⑫ 三寸之棺：墨子節葬：

「禹葬會稽之山，衣衾三領，桐棺三寸，葛以緘之。」左傳哀公二年趙簡子曰：「桐棺三寸，不設屬辟，下卿之罰也。」

⑬ 昔項籍受殯葬之施：漢高帝葬項籍事見卷十一漢高帝五年。

⑭ 韓信獲收斂之恩：胡三省曰

：「歛韓信事今史無所考。史云帝聞信死，且喜且憐之，是必收斂之也。」

⑮ 敦三皇之仁：胡三省曰：「

上古送死，棄之中野，後世聖人易之棺槨，此所謂三皇之仁也。」

⑯ 昔樂布矯命彭越：越爲梁王，遣樂布

使齊，高帝誅越，布自齊還，奏事越頭下，祠而哭之。見卷十二漢高帝十一年。

⑰ 冒昧陳聞：蔡邕曰：「

漢承秦法，群臣上書皆言昧死言。」胡三省曰：「謂人君之威難犯，冒昧其死罪而言也。」

⑱ 戚：憂戚。

⑲ 茂：胡三省曰：「茂者，視之若無。」

⑳ 恪再募淮南：謂合肥、新城之役。

㉑ 東主：謂孫權。吳在蜀

東，故謂其君曰東主。

⑤帝：謂吳主亮。

⑥太傅：謂諸葛恪。恪爲吳太傅，故稱之。

⑦親有周

公之才，猶有管、蔡流言之變：胡三省曰：「謂周公之才而有叔父之親，且不能免於管蔡之流言。」

⑧霍光

受任，亦有燕、蓋、上官逆亂之謀：燕謂燕王，蓋謂蓋長公主，上官謂上官桀。桀等謀逆事見卷二十三漢昭帝元

鳳元年。

⑨成、昭：周成王、漢昭帝。

⑩卒：倉卒。

⑪吳楚剽急，乃昔所記：胡三省曰：「

周亞夫曰：『吳楚剽輕。』太右公曰：『楚俗剽輕易發怒。』自漢以來，皆有是言。」

⑫東家：胡三省曰

：「東家亦謂吳，立國於東也。」古時家天下，故或稱國爲家。

⑬取古則今，今則古也：言取古事以付度

今事，今猶古也。蓋謂宜以古事爲今事之鑑戒。

⑭郎君：胡三省曰：「自漢以來，門生故吏率稱恩門子弟

爲郎君。」吳斗南曰：「漢制二千石以上得任其子爲郎，故謂人之子弟曰郎君。」

⑮承嗣：膝胤字。

⑯亞公：東漢之制，以太傳位上公，太尉、司徒、司空爲三公。司徒位亞太尉，故曰亞公。

⑰又不置御史

大夫，由是士人失望：胡三省曰：「漢承秦前，置御史大夫以副丞相，理衆事。今峻爲丞相而不置御史大夫，則

專吳國之政，故國人失望。」按西漢置丞相，於政事無所不攬。東漢立三公，則今相權爲而爲三。

⑱繇、

禹罪不相及：舜殛鯀而舉禹，雖父子之親而罪不相及。

⑲內不沾洽：胡三省曰：「言其情不浹洽也。」

⑳章安：按續漢志，章安故治閩越地，光武更名章安，屬會稽郡。故城在今浙江省臨海縣東南，即今章安鎮

。㉑璽綬：南陽王璽綬。

㉒字孤：乳養曰字，孤即乳育孤兒。

高貴鄉公上

正元元年○

蜀延熙十七年，吳五鳳元年，西元二五四年。

(一) 春，二月，殺中書令李豐。

初，豐年十七八，已有清名，海內翕然稱之。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，敕使閉門斷客。曹爽專政，司馬懿稱疾不出^①，豐爲尙書僕射，依違二公間^②，故不與爽同誅。豐子韜以選尙齊長公主^③，司馬師秉政，以豐爲中書令。是時太常夏侯玄，有天下重名，以曹爽親不得在勢任^④，居常怏怏^⑤；張緝以后父，去郡家居^⑥，亦不得意，豐皆與之親善。師雖擢用豐，豐私心常在玄。豐在中書二歲，帝數召豐與語，不知所說。師知其議已，請豐相見以詰豐，豐不以實告。師怒，以刀鐐築殺之^⑦，送尸付廷尉。遂收豐子韜及夏侯玄、張緝等皆下廷尉。鍾毓案治，云豐與黃門監^⑧蘇鑠、永寧署令^⑨樂敦、冗從僕射^⑩劉賢等謀曰：「拜貴人日，諸營兵皆屯門^⑪，陛下臨軒^⑫，因此同奉陛下，將羣僚人兵，就誅大將軍。陛下儻不從，人便當刎將去耳！」又云：「謀以玄爲大將軍，緝爲車騎將軍。玄、緝皆知其謀。」(二十二日)庚戌，誅韜、玄、緝、鑠、敦、賢，皆夷三族。夏侯霸之入蜀也^⑬，邀玄欲與之俱，玄不從。及司馬懿薨，中領軍高陽許允謂玄曰：「無復憂矣。」玄歎曰：「士宗^⑭卿何不見事^⑮乎？此人^⑯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，子元^⑰、子上^⑱不吾容也。」及下獄，玄不肯下辭，鍾毓自臨治之。玄正色責毓曰：「吾當何